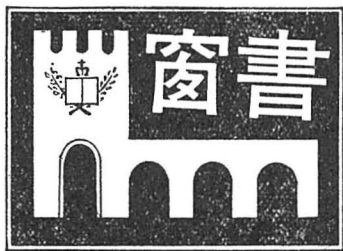


黃文範譯



作者：貝克 (Jurek Becker)
 翻譯：魏娜維茲 (Leila Vennewitz)
 出版：紐約市約拿洛維琪出版公司 (New York: A
 Helen and Kurt Wolff Book Horcourt
 Brace Jovanovich)

頁數：一三二頁

售價：七·九五美元

評介：歐文何 (Irving Howe)

無眠的日子

(Sleepless Days)

沒精打采的氣氛，一種精神上幽閉恐怖症的重壓——這就是歐洲極權國家中，老百姓所體驗到的生活；倒是不再怎麼害怕那種不分青紅皂白的恐怖，凌晨四點鐘來敲門了。目前要勉強強活得下去，你只要在那無枯燥賦味的開會中，喃喃唸些不痛不癢的八股，其餘



本書作者克貝

時間裏都來個一言不發就行了。然而，對有些人來說，這却難以消受，否定了自己真正的思想與感受，如鯁在喉呵；他們還沒有完成本身壞思想的定額，就惹出了紕漏。

這種生活方式，以及對這種生活的小心造反，構成了貝克這個迷人中篇小說的主題。直到最近為止，貝克原來一直住在東德，以他那個長篇小說「說謊的雅各」而出名。不過似乎他厭煩了不痛不癢的公式——壞思想嘛。到他把「無眠的日子」向檢查官官兒呈出時，他們要他痛加刪減，他拒絕了。目前他在西方「休假」了兩年，也是他的書完成後出版的地方。

「無眠的日子」所提醒的是一個極權社會中日常的枯燥工作：最緊要的便是精神上的單調，浪費的政治儀式，以及失望。這本小說寫得漂亮，寫得緊湊，寫得結實，然而它所描寫的真情實況，以及形式上的舒放自如，却為一種盤旋不去的焦急筆調而呈現突然的複雜，就像在背景中的甚麼地方；潛伏着卡夫卡的陰魂似的。在魏娜維茲井然嚴整的譯筆下，文字上有意平鋪直敘，毫無英勇，而又神經兮兮得出奇。

一個名叫席洛克的教師，剛剛過完了三十六歲的生日後不久，使覺得有心痛，到是不嚴重，但却足以使他發生動搖，對自己的死亡有了認識。自己這生做了些甚麼？該不是一筆帳馬上到期吧？他自思自忖，見到自己的一生都屈服在國家的意志下，一向都累積着小小的偽善。

這時學校中有了件事情，既荒唐又惹麻煩。正在五月節前，席洛克告訴班上學生，那天的遊行會是自動自發，因為政府自己就這麼說的嘛。一到那天只來了九個學生時，副校長就臭罵起席洛克來，不是天眞就是對着幹，席洛克反反覆覆說，自己說過參加遊行要自動自願。「看在老天份上，」副校長光火了：「這不是裝聾作啞的時候了。」的確不是，政府要席洛克宣佈自願參加，而同時却壓迫每一個人來遊行；尤其，從來不公開說出大家都知道的事情：這一切都是騙人猜測的把戲。

席洛克爲了要親自發掘真相而出外旅行，就像從前小說中的主人公般，爲了發現社會真相而遍遊各地。他離開老婆兒女時，老婆說得很刻毒：「你要出去跑一趟，只因爲他們在學校裏挫了你而不快活……心中想到分居是頭一步，同時你又嚇得要死，決不會採取第二步。」

他却的確採取了第二步，向學校請了假，便到一家餅糕店去工作；在那裏這才學到了重勞動不是他做的，而作坊裏的工人，這些很和和氣氣的同伴，對他摸索過一種新生活也幫不了多大的忙。他不得不全靠自己，在官方美麗詞藻這一片濛霧以外，去知道自己和一切事情，他要學習的主要事情，就是接受懷疑使人精神抖擻的寒意——因爲懷疑就是自由人的特徵。「假如一個人喪失了他一切應分應得的權利——那不就是喪失了他自己嗎？」

書中也有愉快的片段，席洛克自己找到了一個女朋友，既活潑又獨立，兩個人一起到匈牙利去渡假。這個女孩子根本沒告訴他，而想設法逃過奧國邊境，却被人逮個正着解回東德去，因爲這種「罪行」而會被判刑。

家庭沒有了，女朋友沒有了，再住下來，職業也沒有了。地方當局嗅到了味道不對，撤了席洛克的教師職，不過說如果他公開改變論調，還是可以復職，可是他卻頑固地拒絕。到末了，我們看見他在糕餅店作坊裏當下手，高高興興沉思，在他心中挨了一刀而抵銷了焦急，「畢竟，可能還會是一種進益吧。」

不錯，但却是一種小小的進益，因為席洛克的行動，並看不到社會上的影響。然而貝克這本小說的力量，便是說動讀者，書中主人公的經歷很重要，因為它意味著在一個可厭可惡的世界中，還有這種可能性，一個人至少還能找到一條靠自己生活的路子。這項小小的主觀行為，却有很大的道德影響——或者，一個人不得不抱着希望。

貝克寫這篇小說，是心中有了既定的明確觀念呢？還是在寫作過程中才有？要知道這一點是很有趣的事。若干年前，美國畫家巴齊特（William Bazotes）談自己的畫：「它們是我的鏡子，告訴我在什麼時候我是甚麼樣子。」貝克鑄造了自己這面明鏡，或許已經使藝術進入了通往知識的大道，發現了「在那時候自己是甚麼樣子」。無論如何，他這本書告訴了我們，在極權政府那種窒息的世界生活，馴服的代價，和抵抗的可能性，會是甚麼樣子。